

契诃夫笔下的
知识分子形象研究

许力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契诃夫笔下的 知识分子形象研究

许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许力著.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618-4144-0

I. ①契… II. ①许… III. ①契诃夫, A. P. (1860 ~ 1904) — 知识分子 — 人物形象 — 小说研究 IV. ①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7760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杨欢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 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网 址 www.tjup.com
印 刷 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69mm × 239mm
印 张 13
字 数 264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27.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烦请向我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许力的博士论文出版,嘱我写几句话,我想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为了责任,近些年我一直有很大的压力,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无论对社会、对学生、对家庭、对自己身边的人,这个责任形而下些,通过努力是可以做好的,而社会责任则形而上的色彩重些,不知该如何去做。作为一个教师,一个俄国文学研究者,能把本职工作做好,按理说也就问心无愧。但我一直有一个愿望:一个选择了文学研究为职业的人,他应当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俄罗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愿望,同时也是我人生哲学的一个底线。但在今天的语境下,要达成这个愿望,要守住这个底线,如果仅仅是痛苦也就罢了,而它几乎是无法实现的,这不免让人有时感到绝望。

于是让我想到了契诃夫。

俄罗斯作家都有很强的普济主义倾向。果戈理当年着重要解决的是人精神贫乏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解决的是人与上帝关系的问题;托尔斯泰要解决的是人的灵魂生存的问题,那么契诃夫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在我看来,他要解决的就是人的“责任”问题。即,人对所有他者都是负有责任的。这种思想上承俄罗斯的宗教“聚合性”理念,下启巴赫金的对话哲学。聚合性是什么?按照霍米雅科夫以及后来的正教思想家们的理解,聚合性就是诸个体平等聚合、彼此联系的自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所有成分都是相对于所有他者而存在的。因此,也可以说聚合性理念强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而巴赫金的对话哲学强调的是对话双方的“回应性”(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这个词译成中文就变成了“责任”。世界的本质就是诸个体彼此的“责任”关联,而每一个个体又与整体形成责任关系。

契诃夫首先要做的是揭示出当时社会的末世性质,即人走入了一种误区,他们看不到他者的存在,误以为绝对的个体主义便是实现自我的唯一途径。于是,我们才会看到“套中人”只对自己负责的“保守性”和“顽固性”。读着契诃夫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在他的笔下,这些丧失责任感的人大多是有知识的人。这正是契诃夫的一块心病。在世风日下的世纪之交,契诃夫多么希望有人能够承担起重建责任意识重任,如果一个日益没落的政权早已无力对社会负起责任,那么这个拯救性使命就只有靠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来承担了。然而,现状却令契诃夫惨不忍睹。在他看来,当时社会由魔鬼繁殖了一批“懦弱的无气节的人,这种人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这个知识阶层萎靡、颓唐、冷漠无情,懒洋洋地空谈哲理”。契诃夫希望通过拉京的死亡来唤醒当代知识阶层的责任意识,甚至这个主张“冷静”写作的文学家竟在《套中人》的结尾发出深沉的感叹:“不,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啦!”。为此,他对自己的文学写作寄予了沉重的期望,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他不仅在写作中试图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责任意识,而且在现实中他不惜以自己的一切世俗条件为代价,来践履一个知识分子的承诺。

契诃夫是不幸的,他不幸生活在一个上帝死去的时代,一个帝国式微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给了他太多的冷漠。他像一个孱弱的堂吉诃德却肩负起沉重的责任,而这个责任将他压垮在44岁的生命中途。但契诃夫又是有幸的,他生在一个需要变革的时代与国度,而他竟在那个如此恶劣的社会中仍然可以靠着自己的笔发出时代的强音,为人类描绘出一道责任的曙光;他生在一个期望文学可以救世的国度,而俄罗斯的文学力量却可以与暴政的力量相抗衡。苏沃林曾说过:“我们有两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和托尔斯泰。他们谁更强大?尼古拉二世对托尔斯泰无可奈何,无法撼动后者的宝座,但确切无疑的是,托尔斯泰正在撼动尼古拉二世的宝座和他的王朝。”契诃夫有幸与托尔斯泰呼吸着同一种空气,因此,他虽然仅仅

走过了44个短暂的春秋,但却为我们留下了一座知识分子的精神宝库。

许力的论文是有眼光的,尽管谈契诃夫与知识分子话题的人很多,但她还是选择了这一论域,不过她要做的,是将契诃夫创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系统考察。据我所知,不论在我国国内,还是在俄罗斯本土,这个工作还是第一次有人做。契诃夫的知识分子精神,是靠他一生的社会实践所确立的,更是靠他的文学形象来传达的。许力通过她的努力为我们全面阐述了契诃夫知识分子精神传达的叙事模式,从而深化了我们对契诃夫的理解。这件工作从她的选题伊始直到此刻,仍在不断地感动着我。

许力的工作进行了近七年的时间,这期间她有欢乐,也有痛苦。当我看到她活泼顽皮的儿子随着学位论文一起成长的时候,我的心中便感到无尚的欣慰,而在这期间她的父母相继辞世、家人患病、她的健康受损,为此我也一同与她经历着深深的忧伤。此前我一直因我的学生为学位所付出的代价而不安,但此刻我也想,这大概就是生命吧,欢乐与痛苦总是掺杂在一起的,或许只有痛苦才更能激发起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感受,才更能强化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意识,尽管我仍然执拗地祈求,还是让痛苦少些,让欢乐来得更猛烈些吧!

王志耕

2011年5月于南开大学

前 言

19 世纪末,俄国杰出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 年)作为具有医生与作家双重身份的知识分子,在短暂的四十四年生涯中进行着孤独的精神探索:早年他坚信唯物主义,摒弃宗教与政治,而后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对托尔斯泰主义、民粹派思想、马克思主义等都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并始终不渝地坚信知识和劳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文学创作中,逐步形成独立自主的、“非倾向性”的现实主义原则。这一知识分子立场深深地影响了契诃夫的整个创作,在他的笔下,着力最多、表现最丰富、意义最深刻的,正是复杂多面的知识分子形象,本书就此问题展开系统的论述。

本书共分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中国的契诃夫研究以及与本书主旨内容相关的研究现状(1907 年“黑衣教士施施东来”——21 世纪最初十年)。

第二部分是正文部分,包括第一至四章的内容。

第一章为“知识分子作家契诃夫”研究。其中包括两节内容:第一节为“漂泊的灵魂——精神探索”,主要是根据 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线索,探寻作为知识分子的契诃夫思想发展的轨迹与思想体系的建立。医生的职业使契诃夫更加科学与冷静地看待人与社会现实。这一节还介绍了契诃夫身为医生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为之献身的公共福利事业和对一些政治事件作出的反应等。列宁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有明确的世界观,然而契诃夫从不跟从任何社会思潮,而是从俄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去思考问题,其实这正是他明确的世界观的体现。契诃夫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派别,但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一位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第二节为“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原则”。这一节依据翔实

的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材料,对与此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诠释作家创作中独立自主的、“非倾向性”的现实主义原则。

第二、三、四章是对契诃夫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分类研究。

第二章为“知识分子传统的背弃者”。第一节“迷途的羔羊”——这是一些被时代“同化”了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就是“庸俗化”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丧失了生活的目标,随波逐流,看破红尘。第二节“扭曲的灵魂”——这是一些被时代“异化”了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的灵魂扭曲,丧失自我,例如,“套中人”别里科夫、“赚钱机器”姚内奇,等等。通过对这些形象的描绘,契诃夫对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堕落现状进行了多角度的反省与批判。

第三章为“精神上的抗争者”。第一节“无望的逃离”——这是既未被“同化”、也未被“异化”的一类知识分子形象,想逃脱却怎么也逃不掉,痛苦挣扎之后不乏自杀者,例如剧本《伊凡诺夫》中的伊凡诺夫、《海鸥》中的特里波列夫,等等。第二节“清醒的‘狂人’”——“狂人”形象。在契诃夫的笔下,有一组“狂人”形象,他们是精神上的抗争者,庸俗的环境与庸俗的人物都无法将其“同化”,畸形扭曲的时代也无法将其“异化”,他们被视为疯子。事实上,他们不是真正医学意义上的疯子,而是契诃夫肯定和赞许的对象,他们是契诃夫笔下少有的正面知识分子形象、腐朽旧世界的破坏者、未来新世界的一线光明。

第四章为“新生活的探索者”。第一节“超越‘新人’”——这是全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生活,劳动、工作、学习是他们生活的主题。第二节“知识女性”——契诃夫认为,女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依靠的是知识和劳动。这是作家的妇女观,剧本《海鸥》中的尼娜、小说《新娘》中的娜嘉等都是作家肯定和欣赏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通过对新型知识分子形象的想象与塑造,契诃夫探索了这一特殊群体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第三部分为结束语,简述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发展史,并把

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同 19 世纪俄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典型形象,如“多余人”“忏悔的贵族”“新人”等进行简单的比较,进而指出契诃夫对俄国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之处以及契诃夫在该过程中的伟大意义。

关键词:契诃夫 精神探索 “非倾向性” 知识分子形象

Foreword

As a doctor and a writer, Anton Chekhov (1860—1904) explored the human mind in his life time—in his early life, he abandoned religion and politics, having an infinite faith in materialism; in his later social practice, reflection on Tolstoyism, Populism and Marxism, he insisted that knowledge and laboring be the power of social progress. Through all the years of literary writing, he has formed a realistic principle featuring independence and non-orientation. In his works, intellectuals tend to be complicated figures with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book contains three parts as follows.

The 1st part is introduction, containing the review of Chekhov in China (from 1907 to the 1st decade of 21st century).

The second part is the body, including 4 parts: the 1st chapter entitled “Anton Chekhov as an Intellectual” with two subtitles: “the erratic soul”, discussing the development and forming of Chekhov’s thinking as an intellectual. The profession as a doctor made Chekhov look at the world with a scientific and calm way. Rather than following a certain trend, Chekhov thought about problems from the practical social conditions in Russia. What he had done proves that he was a responsible intellectual. In the following subtitle “the intellectual writer”, the biography, diaries, letters, related works and other materials are analyzed to illuminate his independent and non-oriented realistic writing principle.

From the second chapter to the forth chapter, images of intellectuals in his works are discussed. The second chapter, Deserter of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contains two parts: The Lost Lamb and The Twisted Soul, which deals with the intellectual of that time—those vulgarized, assimilated intellectuals—

they had lost themselves, got their soul twisted and swamped with the tide. The third chapter, *The Spiritual Struggler*, also contains two parts: *The Desperate Flee* and *The Image of the Madman*. Those who were not assimilated intellectuals wanted to flee from the society but could not find the way out, only got suicide while those who were “mad” were the positive characters that Chekhov appreciated, for they were the destroyers of an old world. The forth chapter, *The Explorer of a New Life* contains two parts: *The Super-new-man* and *The Female Intellectuals* discuss the new intellectuals whose life was mainly labor, work and study. Chekhov explored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ment for the new type intellectuals.

The third part is conclusion, mainl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nking of Russian intellectuals. Compar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Russian intellectuals,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thinks that Chekhov's description of intellectuals was much better than any other writers of his own time.

Key Words: Anton Chekhov, The spirit of exploring, Non-orientation, The images of intellectuals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中国的契诃夫研究现状	(2)
(一)1907 年“黑衣教士施施东来”至 1949 年	(2)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	(11)
(三)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最初十年	(13)
第二节 国内本命题研究现状	(17)
第一章 知识分子作家契诃夫	(25)
第一节 漂泊的灵魂——精神探索	(25)
第二节 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原则	(65)
第二章 知识分子传统的背弃者	(80)
第一节 迷途的羔羊	(82)
第二节 扭曲的灵魂	(93)
第三章 精神上的抗争者	(102)
第一节 无望的逃离	(102)
第二节 清醒的“狂人”	(130)
第四章 新生活的探索者	(140)
第一节 超越“新人”	(140)
第二节 知识女性	(149)
结束语	(170)
参考文献	(178)
后记	(191)

绪 论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①(1860—1904年)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杰出作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留下篇目众多的小说作品及优秀剧目,一些人物形象如“套中人”“变色龙”等家喻户晓。

无论是在俄罗斯本土还是在中国,文学界对契诃夫的评价几乎是一致的:从“忧郁的歌手”到“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最后再“脱掉这件现实主义的外套”。学者们越来越全方位、多视角地研究契诃夫及其作品。国内有关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的文章大多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例如,王西彦的《书和生活——兼谈契诃夫、迦尔洵作品中的知识分子》(1980,7.《随笔》)、刘劲予的《论契诃夫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1983,4.《广东教育学院学报》)、许茵的《试论契诃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1984,1.《云梦学刊》)、黎皓智的《契诃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1985,4.《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杨小岩的《契诃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1988,2.《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等。就题材来看,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戏剧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而且从知识分子角度研究契诃夫本人的文章还不多见,因此,在前人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本人将利用俄语专业出身的优势,研读最新俄文资料,立足文本分析,并与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将该命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和扩展。

1994—2004年的“契诃夫年”已经过去,但重读经典对我们来说依旧意义重大,我谨以此书——《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表达对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的崇敬之情。

^① 由于译者不同,本书中对契诃夫的译法还有柴霍夫、柴霍甫、契可夫,但以契诃夫使用居多。

第一节 中国的契诃夫研究现状

(一) 1907 年“黑衣教士施施东来”至 1949 年

译本情况

中国读者最初知晓的俄国作家当属普希金、高尔基、莱蒙托夫。1907 年,清末翻译家吴櫛又把契诃夫的作品《黑衣教士》从薄田斩云的日译本翻译成中文,从此我国便开始了对契诃夫作品的译介与研究。“虚无美人款款西去,黑衣教士施施东来”^①,这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阿英(1900—1977 年)所著《翻译史话》第三回的标题,可见契诃夫的作品来到中国的意义。当时,契诃夫作品的主要中译者还有周作人、包天笑、陈景韩。1916 年,在陈家麟与陈大镗根据英译本转译的《风俗闲评》(上、下册)中,收录 23 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这是第一部中译本的契诃夫小说集。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这一时期,译者对所译作品的选择几乎是偶然的,契诃夫的作品大多从日译本转译过来,而且使用文言文翻译,晦涩难懂。只有《黑衣教士》除外,它的译者吴櫛是中国使用白话文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第一人。此外,译文的“中国化”十分明显,加之以个别的漏译、错译,读者只能简单了解契诃夫小说的基本内容,很难做到真正的把握。尽管如此,这些译者对契诃夫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契诃夫的小说闻名于世,他的戏剧艺术更是辉煌,然而,在“五四”运动前他的剧本尚无中译本。1909 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中所附的《著者事略》提到契诃夫“著戏剧数种”^②;1916 年宋春舫的《世界新剧谭》中也提到契诃夫的名字,并且在列表(丙)“俄国”中列六部剧本,其中四部是契诃夫的剧作,可见作者对契诃夫的重视。

① 阿英. 小说闲谈四种(4).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38.

② 鲁迅. 著者事略//山庵. 域外小说集.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70.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迎来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期,契诃夫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也开始了新篇章,“根据《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的不完全统计,1917—1927年,我国共出各国译本225种……其中俄国65种,占了总译作品的三分之一,可见其地位多么重要。这65种作品中,托尔斯泰有12种,契诃夫10种,屠格涅夫9种……”^①“五四”运动以后,契诃夫的作品被大量译成中文。

1920—1927年间,契诃夫小说的中译者主要有耿济之、瞿秋白、赵景深等。最初的翻译作品主要刊登在杂志和报纸上。不仅如此,从1921年起,契诃夫的小说译文还被编辑成册,一些综合性的文学作品也常常集中收录契诃夫的中译作品。那个年代,阅读契诃夫的作品成为时尚,1927年,衣萍在《〈契诃夫随笔〉抄》后附的小记中写道:“契诃夫、契诃夫、契诃夫,这个年头,契诃夫不知为什么忽然配上中国人的口味,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里揣摩契诃夫的作品,有多少人在那里翻译他的小说……”^②

“五四”运动以后,国内开始了契诃夫剧本的翻译工作,最早的中译本应是1920年耿济之翻译的独幕剧《求婚》。

这一阶段,契诃夫小说的译文被大量发表,而且还编辑成册,五部多幕剧也已经翻译出版。选译篇目从过去的“偶然性”发展到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除郑振铎、周作人等人是从英、日、德译本转译外,开始有契诃夫的作品从俄文直译成中文。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原清政府创办的东省铁路俄文学堂改组为俄文专修馆,直属外交部,专门培养外交人才,瞿秋白、耿济之等成为中国首批掌握俄语的人。不仅如此,许多译者本身就是作家、文学批评家,所以对契诃夫作品的领悟力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因此对原著的误读、删改、漏译等情况有所改善。

从20世纪30年代起,契诃夫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中文,不仅出版契诃夫的作品集,而且在一些小说的合集中也常收录他的作品,剧本翻译与小说翻译相比数量不是很多,不过,1930年5月11日在上海首次演出了契诃夫的戏剧《万尼亚舅舅》。

① 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159.

② 衣萍.《契诃夫随笔》抄.语丝,1927,136(3):304.

从抗日战争开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契诃夫作品的翻译工作依然继续。这一时期的翻译重点是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契诃夫的作品在1949年之前基本上都已被翻译成中文。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如曹靖华、满涛、丽尼等高水平的翻译家,在他们的努力下,国内读者真正感受到契诃夫作品的魅力。巴金在苏联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一段讲话,充分概括出这几十年契诃夫作品的中译情况:“中国人民熟悉契诃夫的名字就像熟悉自己的先生和朋友。近四十几年来他的作品不断地译成中文。他的小说译文经常在北京和上海两处的报刊上发表。他的剧作也有几种中文译本。小说选集先后出版过三套,最后的一套在一九五〇年刊行,现在已经出到第二十一册,选载小说一百五十七篇。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中间,契诃夫是作品译成中文最多的一个。他的《万尼亚舅舅》早在一九三〇年就在上海演出,但上演次数最多的是他的独幕剧。”^①

研究情况

国内对契诃夫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1907年,吴櫛翻译的《黑衣教士》原附日译者短跋写道:“此篇作者安敦溪崖霍夫与哥尔基齐名,为俄国文坛健将。其为小说,专以短篇著世称俄国之毛拔森。文章简洁而犀利,尝喜抉人间之缺点,而描画形容之。以为此人间世界,毕竟不可挽救,不可改良,故以极冷淡之目,而观察社会云。今年七月中旬,旅于德国而逝,年四十四,世界文坛,又弱一个矣。”^②此外,周作人在所译《域外小说集》所附的《著者事略》中、包天笑在《写真帖》的小序与《火车客》的前言中,都有契诃夫的简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尚无专门的文章评论契诃夫及其作品,只有部分译作的序跋中附以译者对作家及其作品进行的简单描述、简短评说、随感性的见解,对偶见的理论问题尚未深入研究,使得读者对契诃夫的译作接受尚处表面层次。

1919年《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2号刊登了周作人的译作《可爱的人》(《宝贝儿》),后附文章《Ljov Tolstoj 对于〈可爱的人〉的批评》与译者

^① 巴金. 向安东·契诃夫学习——在莫斯科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巴金. 谈契诃夫. 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40.

^② (俄)溪崖霍夫. 黑衣教士. 吴櫛,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87.

记。托尔斯泰认为“她的灵魂与她能将全生命专注在所爱的人的身上那种力量,却不可笑,却极伟大而且神圣”^①。周作人所持的态度并不相同,“译者对于这篇里‘可爱的人’的态度是与著者相同,以为她单是可爱可怜,又该哀悼,并且诅咒造成这样的人的社会,希望将来的女子不复如此,成为刚健独立,知力发达,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样,做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及社会增进幸福。因为必须到这地步,才能洗净灰色的人生,真贯彻了人道主义”^②,这可以说是国内契诃夫研究者首次真正对契诃夫的作品进行评价。

1920年,在独幕剧《求婚》的前言中,耿济之写道:“Anton Tchekhoff以短篇小说和剧本著名,他的短篇小说介绍到中国来的已经有好几篇……已经很不少了……但是他的戏剧却没有给介绍过一次。他最著名的戏剧是《海鸥》《三姊妹》《樱桃园》《伊凡诺夫》等几种,都是风行一世的著作。现在的短篇剧《求婚》,虽还不能算作柴氏剧本中的上品,但是他极饶着滑稽的风味,能将俄国乡间绅士的习惯和脾气,曲曲绘出,这也正是不可多得的啊!”^③这是国内对契诃夫剧作的最早评价。此前,在沈雁冰的文章《近代戏剧家传》中曾有过对契诃夫戏剧的笼统介绍。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俄国文学研究的著作、文学史以及评论文章涉及契诃夫及其创作。不过,尚无专著问世,即便自撰文章也不多,译文所占比例过高,且篇幅短小。但是,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作家的书信、札记、回忆录等材料,并且把它们翻译成汉语,如徐志摩、赵景深等。还有一些研究者开始采用比较方法研究契诃夫,如沈雁冰、瞿秋白等。

对契诃夫及其创作的评价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是对作家契诃夫本人的人品作出极高的评价。

其次,作为作家的契诃夫,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中肯的评价。

不过,这一时期对契诃夫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作家的创作思想、创作主题展开的。“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义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

① (俄)托尔斯泰. 对于《可爱的人》的批评. 新青年,1919,6(2):136(1954年人民出版社影印)

② 周作人.《可爱的人》译者记. 新青年,1919,6(2):140(1954年人民出版社影印).

③ 耿济之.《求婚》前言. 解放与改造,1920,2(12):52.